

敦行故遠

「敦行故遠：故宮敦煌特展」現正於故宮午門展廳舉行。展覽分為「絲路重華」「萬家人間」「保護傳承」三個部分，展出來自絲綢之路甘肅段的文物及故宮博物院院藏文物共一百八十八件。展品還包括敦煌壁畫臨摹本三十五件，複製彩塑六身，高保真數字化壁畫複製品七十餘幅，還有仿製華蓋、佛塔等輔助展品二十餘件。時隔七十年，敦煌再度與故宮聚首。

中新社



如是我見

承言

選委會選舉在九月十九日順利舉行，這是香港在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次選舉活動。綜觀這場選舉活動，其意義不僅在於「愛國者治港」邁出的堅實一步，更是在新選制下，香港的選舉文化發生了質和量的改變。

新選制下的第一場選舉，一千五百位選委將是未來決定香港的管治能否走向「良政善治」的基礎，因為選委們將對未來立法會選舉以及特首選舉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也是為何今次選委會選委備受矚目的原因之一。過去，選委會選舉與市民相隔一段距離，然而，今時今日，由於制度的變化，選委們主動與市民拉近距離，聆聽市民的聲音，這些成為選委們需要直面解決的問題。

只要細心觀察，不難發現這一次選委會選舉為香港帶來不一樣的選舉文化。首先，參選人的競選活動，不再像過去那般充斥「罵街式」的競選，參選人不再以政治立場先行，而是政策先行，向其所代表的界別選民積極宣傳政綱；其次，選委們走入社區，他們都積極與市民交流，有的走進劏房戶，有的走入街市，積極宣傳新選制。上述兩點是這一次選舉帶來的最大改變，意味着香港的選舉文化逐步走向理性議政的道路上，是一個質的變化。

之所以現在的選舉文化、議政方式等都發生了質的變化，其根本原因是新選制下吸納了更多的代表界別。在這一次的選委構成中，顯著的變化莫過於增加了很多來自地區與基層的代表，既有港九、新界分區委員會等新劃選區下的地區工作者和基層社團，也

有在劏房長大的選委、司機、漁民、農民等基層代表，更有來自婦女、青年、內地港人等過去未覆蓋到的界別。在選委中，四十五歲以下的選委就有二百六十一名，當中最年輕的選委只有二十五歲。席位的量變帶來了選舉文化和議政方式的質變。選委們代表更廣泛的界別，他們需要去照顧到的選民就更多，這讓他們不得不去充分了解界別的訴求。

在不少港人的印象之中，過去的選舉常與撕裂、爭吵、衝突、抹黑等負面詞彙掛鉤，因為香港以往選舉文化確有不堪，那種政治立場先行的民粹式選舉所產生的政治人物，自然無助於為市民解決實際困難。如今在新選制下，選舉展現了新的風貌，香港的選舉氛圍和政治生態得到重塑。毫無疑問，選舉質量的提升令香港邁出「良政善治」的堅實步伐。

市井萬象



囚犯與文學

囚犯文學是香港域多利監獄的一個文化現象，至今，早期囚犯的筆墨依然可見，如囚室裏的塗鴉，以及每六個禮拜囚犯與外界往來一次的書信。



柳絮紛飛

小冰

近代文壇要人戴望舒，在抗戰時曾經擔任香港《文匯報》和《星島日報》的副刊主編，其間正值日軍搜捕文化人，迫使他們與日本合作宣傳「大東亞共榮圈」。戴望舒因在報章上撰寫反日文章，被日軍拘捕並關押於此。監獄裏他以詩抒情，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以塗鴉的形式將中文詩《獄中題壁》寫在囚房的牆上，「如果我死在這裏，朋友啊，不要悲傷，我會永遠地生存，在你們的心上。」

戴望舒受中西方文化影響，他的創作融合了中西方藝術特徵。《獄中題壁》是他面臨酷刑和死亡時的自白，也映襯了中華民族的抗日救國精神。此詩讓人想到大半個世紀之前，重慶白公館裏江竹筠烈士臨刑前與戰友們的告別，「不要用哭聲告別，不要把眼淚輕拋」，以及另一位志士書墨的「為人進出的門緊鎖着，為狗爬出的洞敞開着」。

獄中還見越南領袖胡志明的「頭頂有一扇半月形窗戶，都裝上了鐵枝，日間只有微弱光線射進囚室。囚室的木板門非常堅固，門上開了一個瞭望孔，瞭望孔有如擴音器外窄內闊的形

狀。」胡志明曾經化名宋文初，在香港協助組建越南共產黨期間，被警察在法國政府的要求下拘捕囚禁於此。胡志明以T. Lan為筆名，將獄中的見聞記錄成文，收錄在《旅程時的故事》書中。

在另一囚室，牆上反覆投影着一段黑白影像，一個囚犯一筆一筆地寫數，筆畫以四豎一橫為一組，一橫穿過四豎，如此表示五天。畫面不斷重播，必然顯示「度日如年」的心情。

無從抒發個人情感，在牆上塗鴉是囚犯生活的一個普遍現象，年代不同國籍不同，塗鴉的風格亦不同。有一段估計是華裔羈留人士創作的五句詩，將每一句的第一個字串起來，即為「慾多利姦慾」，暗合了「域多利監獄」的發音。

還有摘自菲律賓民族英雄，華裔醫生、畫家、作家，荷西·黎利撰寫的《訪域多利監獄》。文中提到他目擊的一宗越獄事件，「他們向越獄者開槍，卻沒有擊中，越獄者企圖跳下時不慎摔倒，身體向前撲並以手着地，臉部撞向地上。」

中國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在前往英國途中短暫留港，並參觀域多利監獄，他將見聞寫在《使西紀程》裏。書中有「罪犯重者在上層，下層一人一房，上層一人一房，禁錮者扁其門。」

是文學也是見證，域多利監獄留住了歷史。

君子玉言

小香

歲歲年年待何人？

中秋前夕，三名中國航天員在完成了為期三個月太空出差後，終於回來與地球、與祖國、與家人、與關心他們的億萬同胞團圓了。他們三人出發的時候，有的小朋友還在上幼稚園，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一年級的小豆包了，有的青葱少年從中學生變成了大學生。他們出發時剛吃完糉子，回來時就該吃月餅了。

時間與空間，如此快速又如此遙遠。比如糉子和月餅之間，在人間不過是唇齒之間的事，卻相隔了一次漫長的太空之旅；比如人間與太空，望之不可及，來去卻可朝發夕至或隔天到達。其中的艱辛探索更是經歷了那麼漫長的過程，行程堪比登天。一百零一歲的中國航天事業開拓者之一陸元九老先生說「上天的東西，九十九分都是不及格。」正是憑藉這種精益求精的態度，我們的航天夢終於圓滿。

這個中秋，對於在港的許多人，與內地近在一河之隔，還不能家人相聚。我們與親人的團圓之間，還相隔着一個看不見摸不透抓不住搞不清的疫情，疫情狡猾，距離未明。君問歸期，月催歸期，歸期何在？人月不知。

這個中秋，對於我和母親，還隔着一個航班的距離、一個隔離期的距離。母親客居新加坡已近兩年，歸期已定。妹妹夫想方設法陪母親，幾乎走遍了這個蕞爾之國的邊邊角角。母親回來後，肯定要隔離一段時間，因為香港與內地未通關，我與母親肯定不能馬上見面。但母親回國了，回到故鄉了，感覺就在身邊了。我們與母親很快就會在自己的國土上團圓了。

這個中秋，我與小寶，還隔着一個月餅的距離、一個明月升起時差的距離。一個月餅，一個人吃嫌多，幾個人分正好。這個中秋，我有足夠月餅吃，然而都

團圓



觀塘海濱的巨型「月亮」。

中新社

不是與親人共用。海上升明月，因為時空的區隔，並不能天涯共此時。

人生有限，中秋唯一；中秋常有，團圓不常有。但對於年過八旬的老母親，她的日子裏還有多少個中秋呢？對於異鄉遊子，與親人團聚的時光能有多少呢？對於港漂，在香江邊賞月的中秋能有多少呢？對於每一個因為疫情阻隔的人，與平安相聚的日子能有多少呢？

團圓有時標準很高，這個團是一個精確三百六十度的圓周——要有剛剛好的那個人+剛剛好的那個地方+剛剛好的那個時辰，甚至還要剛剛好的那口飯菜。團圓有時也容易滿足，這個團是寫意般的團圓——遊子回到祖國，回到家鄉、看見老街老屋，喝到新採的清茶、吃到新釀的甜酒、一桌熱氣騰騰的火鍋，滿足一些記憶和感覺，這也是團圓了。

今年香港的夏天格外漫長，雨水也不如往年多。連續多日的悶熱桑拿天，氣溫一直在攝氏三十度以上，中秋就藏在其中一天，很不起眼，很不「中秋」——沒有秋高氣爽，天高雲淡。但團圓的願望在心，節日便是一個寄託。看見窗外雲朵奔騰，也會想：雲有團圓嗎？雲有故鄉嗎？萬物總有來始有歸途，我總覺得雲的團圓之鄉在夕陽歸處，不然為什麼會有晚霞呢？

九月十九日，香港完成了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一千五百個席位中，一千四百四十八名選委順利產生（由於立法會尚未舉行換屆以及部分

成員身份重疊，不足一千五百人）。這是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進行的首場選舉。四千八百八十九名選委中，共四千三百八十名參加投票，投票率達百分之八十九點五九，比起二〇一六年選委會選舉百分之四十六點五三的投票率，大幅增長近一倍。未來這一千五百人將負責選舉行政長官候選人、立法會部分議員，以及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等事宜。香港終於擺脫多年無謂的政治爭拗，擺脫令人心煩意亂憂心忡忡的胡鬧衝撞，走上理性參政議政的正軌，開啟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實踐，邁出香港特色民主發展的重要一步。

奇妙的是，選舉日後第二天下午，天空出現了一道跨越海面和海岸長長的彩虹。九一九，八九五九，這些數字也像是一個好意頭，象徵香港安定發展長久，「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長久。

從詩意的角度，香港終於回到「一國兩制」的本意，終於回到平和理性的法治層面，終於回到聚精會神搞民生謀發展的正途，終於去擁抱良政善治的治理正道，讓市民心安社會安定——這，也是一種初心夙願的團圓。

從大的意義上，香港回歸，我們視為與祖國的團圓。但人心的團圓，才是最大的團圓——縱使現在有陰晴圓缺，古語說得好：「陰晴圓缺都休說，且喜人間好時節。好時節，願得年年，常見中秋月。」

渴望星空



自由談

陳安

多年來，我家住在曼哈頓一座公寓樓，四周並無高樓遮擋，視野開闊，夏夜愛在陽台上納涼，可始終感到遺憾：廣闊的夜空總是一片紅紅黃黃的混沌，沒有一點藍色，更無一顆星星。很多年了，為失去仰望夜空的樂趣而抱憾，而無奈。

幼時在家鄉小鎮，每晚見到滿天星斗，清淺銀漢，聽外婆講「銀河無鵲橋」的故事，這種良辰美景至今歷歷在目，可如今，在一座嚴重「光污染」的大城市，哪裏再有「星星世界遍諸天」、「每見銀河眼亦明」的美好景象。

我想，不論紐約、芝加哥或上海、香港，這一座座「水泥大森林」最需要的就是光，所以擁有不計其數的燈：白熾燈，熒光燈，霓虹燈，華燈，節燈，車燈……也就是這些燈的龐大組合，加上煙塵、廢氣混雜的大片陰霾，把金星、銀星、北斗、南斗……都嚴密遮蔽，擋之天外，使我們失去了星光燦爛的夜空，每晚只好宅在屋裏，飛上「雲端」，在虛擬的風花雪月裏消磨時光。

據說，如今污染星空的還有一種我們原先意想不到的東西——星鏈衛星（Starlink satellites）。航空公司SpaceX兩年前發射了

六十個衛星鏈，多達一萬兩千顆的衛星造成網狀密布，破壞了原本純美的星空，使天文學家、追星者們飽受這星際公害而望天興嘆。天文學界人士還獲悉，全世界計劃今後將發射四萬餘枚衛星，讓它們侵襲點點繁星，在空中稱王稱霸。這能不令人擔憂星災難的降臨嗎？

如今，人們似乎淡忘了這一真諦：夜空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希臘的星座神話，牛郎織女的故事，伽利略發明望遠鏡，梵高的名畫，高爾基的名言，等等，何不自星空的啟發，源自星斗賜予的靈感，星空的消失難道不就是人類文明的破損和殘缺？

星星激發藝術家們的想像力。你看梵高的那幅《星空》：大星，小星，迴旋於夜空，讓我們彷彿看見時光的流逝，星空下村莊多麼寧靜，吃土豆的勞苦人在小屋裏睡眠。還有那幅《羅納河上的星夜》：深藍色的夜空和深藍色的河水連成一片，大顆大顆星星在夜空中閃爍着金色光芒，岸上人家黃色燈光的長長倒影在水裏閃動，星光，燈光，在浩渺的夜色裏給人以溫馨和暖意，正如梵高自己所說，這幅畫是「一部藍色和金色的交響曲」。

星星是作家們筆下的雋永比喻。你聽高爾

基說：「人必須像星星一樣，永遠很清楚地看出一切希望和願景，在地上永遠不熄地燃燒着火光。」他又說：「時間流逝，許多往事已經淡化。可在歷史的長河中，有一顆星星永遠閃亮，那便是親情。時間可以讓人丟失一切，可是親情是割捨不了的。即使有一天，親人離去，但他們的愛卻永遠留在子女靈魂的最深處。」

星星是音樂家們的美麗音符。格林卡寫了《北方的星》，普契尼寫了《星光燦爛》，瓦格納寫了《晚星頌》，穆索爾斯基寫了《小星星在何方》，我們的中國作曲家谷建芬寫下了《生命的星》，鐵源寫下了《望星空》。貝多芬更沒有忘記宇宙的神聖，寫下《仰望蒼空》，究問道：「是誰給我們的日月星辰？是誰來煉石補天？」他感嘆塵世多麼可憐，但愛仰望天空，感受宇宙的光輝燦爛，其中自然有星星的璀璨奪目。

執筆至此，甚想提及一首我近來愛唱的歌：石靖作詞、朱良鎮譜曲的《歸來的星光》。這是一支為海歸們寫的歌，寫他們不是歸根的落葉，不是歸林的倦鳥，而是歸來的星光，悄悄地降落在祖國的夜色，願當祖國夜空

中的一顆小星，用他們的生命之火使夜空多一點光明，把黎明的陽光灑遍親愛的祖國。這是海歸們的心聲，也是所有熱愛祖國的人的心願。

似乎為了彌補失去星空的遺憾，為了表達對星光燦爛的夜空的渴望，在一個光污染的晚上，我也寫了一首歌——《仰望星辰》，表達人生不同階段仰望夜空的不同感受：

小時候仰望夜空，看滿天星斗，數也數不清。看星星向我悄然微笑，眨着眼睛，看流星隕落，變成草地上的螢火蟲。神秘的夜空，奇妙的星辰，我插上想像的翅膀，飛進了星群，飛進了童話的仙境。

年輕時仰望夜空，看星光燦爛，滿懷激情。看星空就像我的前程，璀璨似錦，看北斗為我指引人生道路的行程。遼闊的夜空，絢麗的星辰，我插上神往的翅膀，飛進了星座，飛進了探索的領空。

年老時仰望夜空，看星海茫茫，感慨萬分。看星空就像知識海洋，沒有止境，嘆生命有限，不能虛度寶貴的光陰。無邊的夜空，閃爍的星辰，我插上回憶的翅膀，飛回了童年，飛回了少年，飛回了美好的青春。